

心悦之，诚评之。文学、书画、摄影、音乐……诚邀您一起聊经典，谈创作，评作品。

欢迎您的来稿

投稿邮箱：
wanbaofukan@163.com
请在主题标注“心悦诚评”。



潍坊晚报

2025年12月18日

星期四

值班主任：陈晨

编辑：马莎莎

美编：许茗蕾

校对：曾艳

人生路上皆风景

□刘鑫

翻开潍坊籍作家刘鑫的散文集《故乡，远方》，纸页间满是生活的温度与人生的深度，读来如饮甘醇，余味悠长。

春有槐花沁脾，夏有浓荫蔽日，秋有枝叶映月，冬有暖阳入户。作者笔下的槐树，是故乡的信物。“小时候，下雨天，没法到田地里割青草，就常用长杆敲下一枝枝的槐叶，喂养小兔、鸭鹅”，让人想起记忆里的乡土印记——外婆院前的老枣树、村口潺潺的小溪流，皆是心底最柔软的牵挂。

《善意的谎言》一文，更见作者的师者仁心。高考前夕，学生父亲突遭急症，他与家长默契隐瞒，只为护学子高考之路周全。“如果把这个消息告诉学生，对他来讲，不亚于晴天霹雳”，这份小心翼翼的守护，彰显教育者的担当。

《因为我，大弟的命运轨迹遭改写》一文，读来令人鼻酸。那年盛夏，作者喜获大学保送资格，父亲却陷入两难，因为家中经济本就拮据，供养三个孩子读书更是艰难。大弟中考差一分落榜，面对父亲的询问，那句“真不想上了，上够了”藏着多少无奈与牺牲。“他选择了放弃，牺牲自己，成全了我和父亲”，这份手足情，在岁月沉淀中更显珍贵。

《三位老师，三句箴言，伴我到今天》一文则满含感恩。小学时王升旗老师“永远做同龄人中的佼佼者”的勉励，中学时黄佳森老师“日历每撕去一页，鲜花就盛开一簇，生活要靠进取”的赠言，大学时宋益乔老师“人生贵在一搏，莫让岁月蹉跎”的嘱托，如三盏明灯，照亮作者的前行之路。

《孤山魂》一文，作者循着历史的足迹，将孤山的人文底蕴娓娓道来。文字间既有“登斯山也，则有心旷神怡，宠辱皆忘”的豁达，也有对先贤风骨的敬仰。读罢此文，仿佛亲自漫步孤山，看尽千年文化云烟。

读《活着》，作者看见“福贵一家人命运多舛”，更看见“福贵历经苦难之后的坦然、从容、知足、乐观”。品《芳华》，作者赞叹刘峰“善良，乐于助人，无私奉献”的品质，也感慨“一个拥有良好风气的社会形态的建设正在路上”。他在阅读中汲取养分，又将这份感悟倾注笔端，为读者打开理解经典的新窗口。他在《谈谈〈过秦论〉的写作艺术》中，细致剖析详略得当的叙事艺术、侧面描写的衬托艺术，让读者在读懂文章的同时，学会鉴赏。

刘鑫将故乡的烟火、师者的赤诚、阅读的收获串联成篇，让我们看见一个教育工作者对生活的热爱，对事业的坚守，对生命的珍视。他是教育者，坚守讲台，立德树人；他是书写者，笔耕不辍，记录岁月；他是追梦者，心怀故乡，奔向远方。书中那句“心中若有桃花源，何处不是水云间”，犹如他的人生写照，守着校园净土，护着学子成长，写着岁月故事，活成了自己心中的“桃花源”。读这本书，我们看得见故乡的烟火、远方的风景，看得见一颗纯粹的初心。



一曲唢呐 一生坚守

□孙瑞荣

当焦三爷用尽最后一丝气力，在空荡荡的戏台上吹响那曲《百鸟朝凤》时，唢呐声里的呜咽与苍凉，不仅是一位老艺人的绝唱，更是传统技艺在时代浪潮中挣扎的悲鸣。导演吴天明把电影镜头对准黄土高原上的唢呐匠人，以一曲唢呐的兴衰，谱写了关于坚守与传承的时代挽歌，让每一位观众在震耳的唢呐声中，读懂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与交融。

黄土高原的沟壑纵横间，不仅孕育了高亢嘹亮的唢呐声，更孕育了“唢呐匠是吹给活人听，更是吹给死人听”的职业信仰。焦三爷作为“焦家班”的班主，是当地最受敬重的唢呐匠，他手中的唢呐，能吹出红白喜事的悲欢，更能吹出为人处世的尊严。电影开篇，为了学唢呐，弟子天鸣被父亲按在石碾上磨破手掌，这份近乎残酷的执着，既是父辈对唢呐技艺的敬畏，也是传统技艺传承的最初注脚。焦三爷收徒时的严苛，不仅是对技艺的要求，更是对“德”的考量——只有把人做正了，才能把唢呐吹好。

《百鸟朝凤》作为唢呐曲中的巅峰之作，在影片中成为一种精神符号。它不是随便就能吹奏的曲目，只有德高望重的人去世时，才有资格享受这份礼遇。当焦三爷决定将《百鸟朝凤》的吹奏权传给天鸣时，他传递的不仅是一曲乐谱，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。影片中那场暴雨中的教学戏令人动容，焦三爷淋着大雨示范指法，天鸣跪在泥水中反复练习，雨水与泪水交织间，唢呐声穿透雨幕，那是技艺的传承，更是精神的接力。此时的唢呐，早已超越了乐器的范畴，成为



孤绝中的精神回响

——品读张岱《湖心亭看雪》

□闫轶哲

每年冬天大雪纷飞时，总会想起文学史上很著名的一场雪——张岱的《湖心亭看雪》。

西湖的雪连着下了三天，张岱“独往湖心亭看雪”，连绵的雪和山水连在一起，于是有了这幅渺远意境的画面：“雾凇沆砀，天与云、与山、与水，上下一白。湖上影子，惟长堤一痕、湖心亭一点、与余舟一芥、舟中人两三粒而已。”

初读《湖心亭看雪》时，只觉得张岱以百余字勾勒出一幅淡墨山水画，将明末江南的雪夜、湖心的孤寂与文人的精神底色熔铸其中，既以极简之笔写自然之美，更是对自我生命状态的深刻解读。

近来重读《湖心亭看雪》才发现，张岱的雪，是一场下在时代废墟里的雪。记忆中那场崇祯五年的雪，正值历史上的“小冰河”时期，极端天气肆虐，自然和历史更替的车轮同时碾来，时代的雪下在了每个人的头上和心上。

下雪的时候是崇祯五年，张岱35岁，等他提笔写这场雪，已经是20年后。当时的张岱已经50多岁，明朝覆灭，眼前的世界早就坍塌。这场雪仿佛是一场白色的葬礼，埋葬了张岱的前半生。

张岱生于明末世家，半生繁华，明亡后隐居山中，著书立说，《湖心亭看雪》便写于这段落魄岁月。雪夜的湖心亭，既是他眼前的实景，也是他心中的幻境：那片“上下一白”的冰雪世界，恰是他对故国的眷恋。“问其姓氏，是金陵人，客此。”偶遇金陵客的情节看似惊喜，实则暗藏“同是天涯沦落人”的悲凉。他的“独往”，是对乱世的疏离；他的“痴”，是执着于故国旧梦的孤独心境，用记忆构筑抵抗的悲壮姿态。张岱以雪为纸、以笔为祭，在湖心亭的孤绝之境中，将个人身世浮沉与时代巨变紧密相连，在晶莹冰雪中寄托挥之不去的故国之思。

雪落无声，文留千古。张岱以雪夜湖心亭的一隅景致，写出了自然的壮美、孤独的诗意与精神的坚守，封存了一个王朝的背影，让文字超越了时空，成为中国文学史上“孤独之美”的典范，矗立起文人以文字守护故国、以孤高对抗沉沦的精神丰碑。

匠人与土地、与传统对话的媒介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黄土高原的烟火气与精气神。

然而，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。随着西洋乐器与电子音响进入乡村，唢呐的地位一落千丈。曾经被众人追捧的唢呐匠，如今成了无人问津的“老古董”；曾经一场唢呐演奏能引得全村围观，如今却要与歌舞团同台竞技，甚至被观众起哄“吹个流行的”。焦家班的弟子们纷纷改行，有的去打工，有的去卖艺，曾经热闹班子只剩下天鸣一人坚守。影片中最刺痛人心的一幕，是天鸣带着新收的徒弟在街头演奏，却被路过的汽车尾气呛得咳嗽，唢呐声被刺耳的鸣笛声淹没。焦三爷在重病缠身时，依然坚持为故去的村长吹奏《百鸟朝凤》，他说“这曲子，得吹完”，这句简单的话里，是一位匠人对职业的敬畏，对传统的坚守。众人劝天鸣放弃时，他依然选择带着唢呐走村串户，哪怕只有寥寥几位老人倾听。

影片的最后，唢呐声渐渐远去，却在我们心中留下了久久不散的余韵。焦三爷的身影或许会消失在黄土高原的尽头，但他所代表的匠人精神，会随着天鸣的唢呐声一直传承下去。电影《百鸟朝凤》不仅是一曲唢呐的绝唱，更是一声唤醒我们文化自觉的呐喊——当我们回望传统时，或许能找到前行的力量，让那些珍贵的文化遗产，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。毕竟，真正的传承，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复制，而是在坚守中寻找与时代共处的方式。